

資治通鑑

冊  
三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九

起玄默困敦盡上章活難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據

儀志西都舊有上陵至東都則其儀文愈備其略見四十四卷永平元年上時掌翻掾俞絹翻易以歧翻

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年八十

二廣周流四公

太傅太尉司徒司空

三十餘年

賢曰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熹平元年

薨二十一年也

歷事六帝

安順冲質桓靈

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

復升進

又翻復扶

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

為三司

三司即三公

練達故事明解朝章

解戶買翻曉也朝直遙翻

故京師

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胡廣字伯始夫既曰萬事

不理問伯始則當時之責望亦重矣豈可以三十餘年周流四公為榮哉賢曰中和也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

然温柔

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

此薄之

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長樂太僕侯覽

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長樂太僕太后宮官也主馭宦者為之秩二千石樂音洛

六月京師大水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

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

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

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

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賢曰祔謂新死之主

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朝直令中

常侍趙忠監議監古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

自隨孔穎達曰釋木云檄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檄陸璣疏云椒樹如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臯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豨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本草亦云椒大熱有毒按李咸擣椒自隨齊明帝將殺高武諸孫勅太官煮椒二

能殺人也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

還矣欲以死爭之也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

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

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

尉宜便操筆操千高翻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

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

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

資治通鑑

五十七 漢紀 孝靈皇帝 一一 中華書局聚

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

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賢曰段熹為河南尹

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余據頰以延熹二年入為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則發冢之事於是年近耳被皮義翻且無

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省悉井作色俛仰

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蚩笑也球曰陳竇既冤皇

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

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

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

犯惡逆別葬懿陵梁后先桓帝崩葬懿陵梁冀誅始廢陵為貴人冢武帝黜廢衛

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之亂武帝策廢其母衛后后自殺武帝崩霍光緣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

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

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閹后家犯惡逆竇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

建初八年閹后事見五十一卷五十一卷安帝延光三年四年復扶又翻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

朝無貶降之文朝直遙翻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

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

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

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

制帝省奏從之省悉景翻考異曰袁紀云河南尹李咸執藥

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情尚納直臣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况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齋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觀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今從范書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於宣陵有人書朱雀

闕古今注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闕宮朱爵南司馬門闕在宮門之外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

幽殺太后考異曰舊云常侍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已死恐誤今去之公卿皆尸祿無忠

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

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賢曰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轉諫議

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

資治通鑑五十七漢紀孝靈皇帝二中華書局聚

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頰以他事奏猛論輸左

校校戶教翻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

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奐嘗與段頰爭擊

羌不相平事見上卷建寧元年頰為司隸欲逐奐歸敦煌而害之

奐徙屬弘農事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敦徒門翻奐奏記哀請於頰乃得免初魏

郡李暘為司隸校尉暘古老翻以舊怨殺扶風蘇謙謙子

不韋瘞而不葬瘞於計翻變姓名結客報仇暘遷大司農

不韋匿於廡中鑿地旁達暘之寢室說文曰廡芻藁藏音工外翻殺

其妾并小兒暘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暘父

冢斷取其頭斷丁管翻標之於市暘求捕不獲憤恚嘔血

死志於避翻不韋遇赦還家乃葬父行喪張奐素睦於蘇

氏而段頰與暘善頰辟不韋為司隸從事不韋懼稱

病不詣頰怒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鳩與賢父



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并其一門  
六十餘人盡誅之 勃海王惺之貶瘿陶也惺苦回翻瘿於郢翻

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

詔復惺國惺復國事見上卷永康元年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

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數與惺交通颯音立數所角翻甫密司

察以告段熲司讀曰伺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

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

收惺考實追責惺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

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伎渠綺翻傅相以下悉伏誅甫

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

起句章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霸功以示

子孫故曰句章妖於驕翻句音章句之句自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遣揚州刺

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 十二月司徒許栩罷

以大鴻臚袁隗為司徒

隗五罪翻 考異曰袁紀在四年今從范書

鮮卑寇

并州

是歲單于車兒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

車昌 遮翻

二年春正月大疫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

赦天下

以光祿勳楊賜為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

免

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為太尉

六月北海

地震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為司

空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

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以太常東海陳耽為太

尉

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

暢中山簡王焉之曾孫焉光武子 考異

日本傳云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與帝紀異未知孰是又不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

夏六月封河間

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帝入繼太宗故以康奉孝仁皇祀利帝從兄弟

也濟子

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

助州郡討許生

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司馬以主兵也富春縣屬吳郡賢曰今杭州

富陽縣也避晉簡文帝母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冬十一月臧旻陳寅大破生於會稽

斬之

會工外翻

任城王博薨無子國絕

桓帝延熹四年博紹封任城國

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

守式

又翻夏戶雅翻屠直於翻

遷育為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司空

唐珍罷以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

永樂少府董太后宮官也樂音洛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

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維陽記曰太學在維陽城南開

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

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即蔡邕名古文科斗書也篆大篆也隸今謂之八分書後魏江式曰伏羲氏作而八卦

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采古史蒼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

氏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

資洽通鑑五十七漢紀孝靈皇帝五中華書局聚

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七國殊軌文字乖別秦兼天下李斯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教以籀書又習八體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亡新居攝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其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灋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經刊載五經題書楷灋多是邕書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於文為益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有名於揖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

京北章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名悉是  
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呂忱表上字林六  
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  
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韻之法作韻集五  
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  
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繆錯隸體失真俗  
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  
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免為醜神蟲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  
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式言字學本末頗詳故備著之趙  
明誠金石錄曰石經蓋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  
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  
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氏隸續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  
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  
文篆隸三體書法鄺氏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  
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二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為蔡  
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  
所鑄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  
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  
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  
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碑等名乃云  
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  
書教皇子建二字石經於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  
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  
十餘年式以三字為魏碑則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  
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

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乘繩證翻

兩音亮塞 悉則翻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比毗至 翻下同乃

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監古 銜翻至是

復有三互灋賢曰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 不得交互為官也復扶又翻下同禁忌轉密選

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

舊壤鎧馬所出賢曰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 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

曰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

延屬比毗至翻延屬者延頸 而屬望也屬之欲翻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

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

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復扶又 翻下同狐疑遲淹兩州懸空

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

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冀州之人刺幽州幽州 之人刺冀州是為對相

部主尚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五何足為嫌昔韓安國

起自徒中

韓安國梁人坐法抵罪梁內史缺天子遣使拜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朱買臣出

於幽賤

朱買臣吳人家貧賣薪以自給後隨計吏至長安拜會稽太守

並以才宜還守本邦

豈復顧循三五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

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

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

制

左傳叔向詰子產書之言也

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

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灋制不煩而天

下大治

治直吏翻

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

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

以闕文不賞

闕與礙同

為姦者以巧灋免誅上下勞擾而

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

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

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封河

間王建孫佗為任城王佗帝從兄弟之子也

夏四月郡

國七大水 五月丁卯赦天下

延陵園災延陵成帝陵也

鮮卑寇幽州 六月弘農三輔螟 于寘王安國攻

拘彌大破之殺其王寘徒賢翻 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

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人眾裁千口

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顥

討平之顥魚容翻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

訓為太尉 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

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

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被皮義翻 謀反大逆尚蒙赦

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見賢漏翻 水旱

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省悉

井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永昌郡屬益州



刺史而扶風槐里縣屬司隸蓋詔益州收鸞而司隸送槐里獄掠音亮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

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賢曰謂斬衰齊衰小功大功總麻也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為司

空 秋七月太尉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為太尉

冬十月司徒袁隗罷 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

賜為司徒 是歲鮮卑寇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令

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陽

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姓譜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為氏 一曰周景王封少子於陽樊因邑命氏 考異曰本

傳司空張顥條奏按顥光和元年為太尉未嘗為司空球光和元年陷蔡邕時已為將作大匠不知被徵果在何年唯熹平五年六年大

旱故附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球傳云九江山

於此特赦之拜議郎 鮮卑寇三邊鮮

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 鮮卑寇三邊鮮

強盛東西北三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卑

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宣陵桓帝陵百官志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一署郎中賈音古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衛尉陳球為司空

初帝好

文學

好呼到翻

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

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

賢曰

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二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

書旛信也

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

引無行趣執之徒置其間

百官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行下孟翻趣七喻翻

熹

陳閭里小事

熹許記翻

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

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

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

迎氣五郊及養老辟雍註並見四十四卷明帝

永平二年漢宗廟一歲五祀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

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

小汗

疎喪謂疎屬之喪也賢曰小汗謂病及死也數所角翻

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

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

典

漢制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齋日內有汚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汗穢災變齋祀如儀

庶答

風霆災妖之異

妖於

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

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二歲一貢士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

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賢曰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

有其能

治直之類也

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

觀省篇章

省悉

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

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

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

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

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

弘不可復使治民

又復扶翻

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

石渠

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

章帝集學士於白虎

事見四十六卷建初四年

通經

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

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賢曰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註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泥乃計

翻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

帝制喪服三十六日

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七年

雖繼體之君父子至

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

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

隱之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

后祖載之時

鄭玄曰祖謂將葬祖祭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

東郡有盜人妻者亡

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

勝音

升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

其為不祥莫與大焉言雖它有不祥莫與比並大也宜遣歸田里以明

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

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漢縣置丞尉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校戶教翻夏戶雅翻上時掌翻鮮卑寇邊自

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

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先悉薦翻

被原被皮義翻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

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

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

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

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

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

悔焉謂輪臺哀痛之詔也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

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五年稱兵十萬才力

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

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

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段熲自桓帝延熹二

年擊西羌至建寧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

弱曩時種章勇翻而虛計一載載子亥翻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

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復扶又翻是為耗竭

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

胸背之癩疽賢曰疥音介搔新到翻痺蒼曰癩必燒翻杜預註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

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

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古候翻恥也方之於今何者為盛天

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

列別彼翻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賊與蹙同豈與蟲螳之虜

螳與蟻同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

朝為之盱食乎為于偽翻下同盱晚也音古按翻昔淮南王安諫伐越

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

歸者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與眾也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況乎得失不可量邪量音良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

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

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

各帥眾逆戰檀石槐分其國為三部見五十九卷桓帝延熹九年帥讀曰率育等大敗喪其

節傳輜重喪息浪翻傳株戀翻重直用翻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

八三將檻車徵下獄下遐稼翻贖為庶人冬十月癸丑

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辛丑京師地震十

一月司空陳球免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馘

為太尉鹹音乙六翻

庚辰司徒楊賜免

以太常陳耽為

司空

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

垂當到郡道經柳城

杜佑曰漢遼西郡故城在盧龍城東柳城縣屬遼西郡賢曰故城在今營州南

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

鈔楚交翻

苞母及妻子遂為所

劫質

質音致劫以為質也

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

陳讀曰陣

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

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

號戶刀翻養羊亮翻為于偽翻

昔為母子今

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

塞悉則翻

母遙謂曰威豪

趙苞字威豪

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

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

所害苞自上歸葬

自上奏乞歸葬也上時掌翻

帝遣使弔慰封郇侯

郇音輸

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

難乃日翻

殺母

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



死

光和元年是年三月改元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潯蠻反古潯呼招

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 太尉孟饒罷 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 癸丑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

己未地震 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

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

賜爵者賜爵關內侯以下也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 三月辛丑

赦天下改元 以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顥中常侍

奉之弟也 夏四月丙辰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為

雄 司空陳耽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 六月丁丑

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長

亮 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洛陽宮殿名

前後殿見 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洛陽宮殿名

賢遍翻 宮有崇德殿

資治通鑑 五十七 漢紀 孝靈皇帝 十三 中華書局聚

太極殿殿西

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

消復者消變而復其常也

賜對曰

春秋讖曰天投蛻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蛻見

郭璞註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蛻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春秋演孔圖曰

劉四百歲之際褒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宋均註曰雖褒族人為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復扶又翻

今妾媵闞尹之徒共專國朝媵以證翻欺罔日月又鴻

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工更

衡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常伯

侍中納言尚書處昌呂呂翻卻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姓譜卻音卿卻氏之後

而令搢紳之徒委伏吠晦晦古畝字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絕俗之行行下孟翻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

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

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

則修身此逸書也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遠于願翻速徵鶴鳴之

士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繫辭曰君子居室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鶴鳴之士言士之修身踐言為時所稱

也者斷絕尺一斷丁管翻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

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祆與妖同於驕翻欲令人

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

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奴鳥翻讒諛驕溢續以永

樂門史霍玉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樂音洛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

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宮中者宿皆稱中大人復扶又翻察其風聲

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

戒今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偉姓

璋名又長水校尉趙玳玳音玄屯騎校尉蓋升蓋古合翻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

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

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

數所角翻

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

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賢曰雕琢謂鑿削以成其罪也

又尚方工技

之作

續漢志尚方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技巨綺翻

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

息以示惟憂

惟思也

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

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

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

賢曰厭伏也音一葉翻

莫之敢言臣願

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

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

塞悉則翻

則天

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以盈為滿者避惠帝諱也

夫君

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身失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

歎息因起更衣

更工衡翻

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

語牛倨翻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

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臚陵如翻郃古合翻又曷閣翻叔父衛尉質又

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

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

含隱切志欲相中賢曰中傷也郃古合翻數所角翻中竹仲翻於是詔下尚書

召邕詰狀下遐稼翻下是同詰去吉翻邕上書曰臣實愚戇戇陟降翻不顧

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卒讀曰粹

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

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復扶又翻於是下邕

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

誣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為仇怨奉公之吏二公九卿皆大臣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事奏中常侍河南

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請為于偽翻帝亦更思其章有詔

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

使客追路刺豈亦翻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

部主部主州牧郡守也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豈由是

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內翻 九月太尉張顥

罷以太常陳球為太尉 司空來豔薨考異曰袁紀云豔以久病罷

今從范書 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 宋皇后

無寵後宮幸姬眾共譖毀渤海王惺妃宋氏即后之

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惺被誅事見上熹平元年惺苦回翻 因譖后

挾左道祝詛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帝信之遂策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 后

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豐及兄弟並被誅不其

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併省為鄉賢曰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被皮義翻下同 丙子晦

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

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

得斂葬斂力瞻翻 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一月

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賢曰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二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又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載于亥翻

請謁希求一宜禁塞塞悉則翻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又天

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省悉井翻

十一月太尉陳球免 十二月丁巳以光祿大夫

橋玄為太尉 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種章勇翻緣邊莫

不被毒被皮義翻詔中尚方即尚方也屬少府為鴻都文學樂松

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為于偽翻尚書令

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蔑者微之甚幾於無也斗筭

小人筭竹器容斗一升音所交翻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睫即涉翻

目毛也徼進明時徼一遙翻或獻賦一篇或為篆盈簡賢曰八體

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

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

濁

賢曰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音式銳翻或音他外翻

是以有識掩口

謂掩口而笑也

天

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

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

素者也今太學東觀

東觀在南宮觀古玩翻

足以宣明聖化願罷

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省悉井翻

是歲初

開西邸賣官

開邸舍於西園因謂之西邸

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

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

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

貯丁呂翻

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

縣好醜豐約有賈

占章贍翻長知兩翻賈讀日價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

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

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

居

居積也

會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藏徂浪翻

帝嘗

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



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賢曰強項言不低屈也真楊

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大鳥事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復扶又翻奇震

之曾孫也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死子呼徵

立

二年春大疫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郃為

司徒考異曰袁紀二月丁巳滂免劉郃作劉郃今從范書乙丑太尉橋玄罷拜

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玄幼子遊門次

為人所劫登樓求貨所謂劫質也玄不與司隸校尉河南

尹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瞋七人翻呼火故翻姦人無狀

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

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

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質音致京兆地震司空

袁逢罷以太常張濟為司空夏四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

阿附之節甫父兄弟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

下所在貪暴校戶教翻守式又翻長知兩翻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

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賢曰罪目罪名也磔陟格

翻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

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

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

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前書音義

曰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權古岳翻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

隸京兆屬司隸所部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里舍私第也熲方

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頰及中常侍淳于

登袁赦封翊等罪惡姓譜封夏封父之後翊音吐監翻辛巳悉收甫頰

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樂音洛球自

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

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少詩

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沼翻

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

日臨阨相擠擠子細翻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

扑交至箠上樂翻父子悉死於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

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

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

都官從事曰中都官從事即都官從事王察舉百官犯法者中興以後專令撻擊貴戚且先去權

貴大猾去羌呂翻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時諸

袁以與袁赦同宗貴寵於世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

不屏氣屏必鄧翻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

虞貴人順帝母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投淚

曰賢曰故拭也音亡粉翻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池舐

爾翻考異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而有是語今從范書語

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語牛倨翻節直入省白帝

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

見擢用事見上建寧六年復扶又翻下同愆過之人好為妄作好呼到翻不宜

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

諸陵皆在司部故司隸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

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謂司

隸主捕噬姦非猶鷹犬也行下孟翻橫戶孟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

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

梟堅堯翻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

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

中梁人審忠上書曰審姓也漢初有審食其陛下即位之初未能

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

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

朝政朝直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

逆謀作亂王室撞躄省闥撞直江翻執奪璽綬迫脅陞

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間古遂誅蕃武及

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事見上卷父子兄弟

被蒙尊榮被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

三司九列九卿也不惟祿重位尊之責惟思而苟營私

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

釣賢曰水入宮車馬服玩擬於天家天家猶王家也君羣公

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

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為于天

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

謹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雒之變

故獲中興之功高宗彤日有飛雉升鼎耳而推懼而修德殷以中興近者神祇啓悟

陛下發赫斯之怒詩云王赫斯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

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

臣之類不悉殄滅忍謂含忍也隱忍也孽魚列翻昔秦信趙高以危其

國事見八卷秦二世紀吳使刑臣身遘其禍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閹以刀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

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

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漏之度晝夜百刻留漏刻之聽言少須臾留聽也

裁省臣表省悉井翻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

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

不報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

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

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

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徼一遙翻又古竟翻有趙高之

禍未被輶裂之誅賢曰輶裂以車裂也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

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賢曰

金印紫綬重兼言交結邪黨下比羣佞比毗至翻陰陽乖刺

刺盧達翻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

行言之無逮封事謂封爵之事也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

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

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比頻寐翻

言近者也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

數所角翻賢曰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解居隘翻發也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

斯厄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

耕桑猶不能供復扶又翻下同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

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蓋引論語迷邦之言不曰邦者避高帝諱而切言極對

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

項領膏唇拭舌賢曰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註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

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賢曰飛條飛書也陛下

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

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

之害賢曰謂陽球使客追刺邕也難乃日翻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

太尉段熲武勇冠世冠古玩翻習於邊軍垂髮服戎賢曰垂髮

謂童子也功成皓首歷事二主二主靈帝桓帝勳烈獨昭陛下既

已式序式用也式序者用敘其功也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

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播遷也天下惆悵惆悵丑惆

翻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

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丁酉赦天下



上祿長和海

賢曰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姓譜和本自義和之後一云下和之後

上言禮

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

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灋帝覽之而

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從祖總麻服從才用翻

五

月以衛尉劉寬為太尉

護匈奴中郎將張脩與南

單于呼徵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

于

更工衡翻

秋七月脩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

尉死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

儵直

留翻桓紀作劉儵

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

賢曰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余據

此時帝母孝仁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崇后也說翰芮翻

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

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

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

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

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

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

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虔翻郃許諾亦與陽

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

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

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

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下退 稼翻巴郡

板楯蠻反楮食 尹翻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

不克瑗于 眷翻十二月以光祿勳楊賜為司徒 鮮卑

寇幽并二州

三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夏四月江夏蠻反夏戶 雅翻

秋酒泉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晉書天文志狼一星 在東井東南弧九星

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在狼東南 孛蒲內翻

為皇后十一月今從范書考異曰袁紀在徵后兄潁川太守進為侍中

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辨故立之為何進謀

誅宦官敗國亡家張本是歲作畢圭靈昆苑賢曰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

有魚梁臺西畢圭苑周二千三百步並在維陽宣平門外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制左

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

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壞音怪廢田園驅居

民畜禽獸畜許六翻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又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賢曰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維陽宮殿各有平樂苑

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賢曰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

狩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惟思也以尉下民之

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任音壬考異曰范書云中常侍樂松松

本鴻都文學必非中常侍袁紀云侍中今從之對曰昔文王之園百里人以為小

齊宣五里人以為大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園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園方四十里人以為

大何也對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  
之人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人以爲  
大不亦宜乎此云  
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

爲之 巴郡板楯蠻反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

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賢

排囊卽今囊袋也排音蒲拜翻盛時征翻繫布索於馬尾索音各翻又爲兵車專殼

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

燒布然馬驚犇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

震羣盜波駭破散波駭者蓋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追逐傷斬無數

梟其渠帥梟者斬首而梟之木上也梟堅堯翻帥所類翻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

凱誣奏璇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

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

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執及言凱所誣狀潛令

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璇

喬之弟也

楊喬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

起重光作噩盡強圍單闕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駮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賢

駮驥善馬也調謂徵發也調徒鈞翻下同豪右辜權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權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權古岳翻

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子赦天下交趾烏

潯蠻久為亂烏潯蠻反事始上卷光和元年潯呼古翻牧守不能禁交趾人梁

龍等復反攻破郡縣復扶又翻詔拜蘭陵令會稽朱儁為

交阯刺史蘭陵縣屬東海郡會古外翻擊斬梁龍降者數萬人降戶江翻旬

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為諫議大夫六月庚辰

雨雹如雞子雨于具翻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太

尉劉寬免衛尉許馘為太尉馘於六翻許郁坐辟召錯繆免楊賜為太

尉今從范書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司徒楊

賜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考異曰袁紀二年閏月楊賜久病罷十月陳

耽為司徒蓋誤置閏於去年按長曆此年閏十月以袁紀考之閏九月為是恐長曆差一月今從范書帝紀鮮卑寇

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

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殺之射而亦翻其子騫曼

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長知兩翻與魁頭爭國衆

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是歲帝作列肆於後

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更工衡翻帝著商賈服

著陟略翻下同賈音古從之飲宴為樂樂音洛又於西園弄狗著進



賢冠帶綬

賢曰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靈帝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

內侯直五百萬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真狗而冠也綬音受

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

馳周旋

續漢志曰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

凡執政者皆如驢也操千高翻

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為

私稽

好呼倒翻稽與蓄同

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

名為導行費

賢曰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言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

中常侍呂強

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

賢曰萬物稟陰陽而生

歸之

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

天下之繒

中尚方中御府皆屬少府天子私藏也繒慈陵翻

西園引司農之藏中

廐聚太僕之馬

中廐即驥廐

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

調廣民困費多獻少

調徒弔翻少詩沼翻

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

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

好呼到翻

容諂姑息自此而進

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

三府選其人而舉之尚書受其

奏以進御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

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罪罰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還據翻於

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掾

絹翻行下孟翻度徒洛翻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治直之翻今但任

尚書或有詔用詔用者不由三公尚書徑以詔書用之也如是三公得免選舉

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

奏不省復扶又翻省悉并翻何皇后性彊忌後宮王美人生皇

子協后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

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華容縣屬南郡中常侍趙忠代領

大長秋

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

二千石為民蠹害者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

受取貨賂饒許六翻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

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

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

謂放鴟梟而囚鸞鳳考異曰劉陶傳光和五年以謠言舉二千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按耽已為司徒

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帝以讓

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云與耽同上言也今但云陳耽 帝以讓

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陳耽免 夏四月旱 以太常袁隗為司

徒 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樂音洛 秋七月有星孛

於太微李灌內翻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尅

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

姓板楯七姓羅朴督鄂度女龔皆渠帥也楯食尹翻 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復方目翻 其

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

救之羌死敗殆盡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元年註亦見是年 羌人號為神兵

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語牛倨翻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 至建和二年羌

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

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顥亦

以板楯討而平之緄古本翻又音昆顥魚容翻忠功如此本無惡心

長吏鄉亭更賦至重長知兩翻更工衡翻僕役筆楚過於奴虜止筆

榮翻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

守不為通理為于偽翻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

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

軌今但選明能牧守守式又翻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

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時皆降降戶江翻

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觀古玩翻冬十月太尉許

馘罷以太常楊賜為太尉帝校獵上林苑歷函谷

關遂狩於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桓典為侍御

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

避驄馬御史驄馬青白雜色典焉之孫也順帝永建初焉為太傅焉榮之孫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夏大旱爵號皇后母

為舞陽君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五原山

岸崩考異曰本紀云大有年按今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為大有年今不取初鉅鹿張角

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於妖

驕翻呪職救翻令病者跪拜首過首式救翻今道家所施符水祖張道陵蓋同此術也或時病

愈眾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

誑居况翻誘音西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

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

道路塞悉則翻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戶解

買翻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為司

徒賜為司徒熹平五年也上書言角誑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

蔓蔓音萬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

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下遐稼翻 別彼列翻各護歸本郡以孤

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

留中賢曰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 余據賜以熹平六年免帥所類翻司徒掾劉陶復上

疏申賜前議掾俞絹翻 復扶又翻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

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覘丑廉翻 朝直遙翻鳥聲獸心私共鳴

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更工 衡翻莫肯公文

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陶明春秋為之訓詁 故詔之次第條例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

七千考異曰袁紀 作坊今從范書各立渠帥帥所 類翻訛言蒼天已死黃天

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寺門 在京

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

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數所 角翻

城諸官寺 舍之門

以中常侍封諳徐奉等為內應呂翻約以三月五日

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是年十二月改元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濟

禮翻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日袁紀

濟陰人唐客今從范書曰五月乙卯馬元義等於京都謀反伏誅今從范書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

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下

翻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

巾以為標幟著陟略翻幟尺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

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

公將軍考異曰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所在燔燒官

府劫略聚邑聚才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長知旬月之

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慎縣屬

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

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

都尉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賢曰太谷在維陽東廣成在河南新城縣京相璠曰伊闕在維陽西南五十里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水經註曰旋門坂在成皋縣西南十里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小平津在河南平縣北賢曰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洛州新安縣東北有

漢八關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

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廢馬以班軍士中藏府令屬少府宦者為之中藏錢漢所

謂禁錢也西園廢馬即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

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

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

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料音聊量也度也則盜無不平

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謂黨人妻子徙邊者

也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

角漢有二署中郎將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將北中郎將則創置於此時蓋以討河北黃巾也左中郎將



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

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夏戶雅翻惲於粉翻

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

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據續

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中有候臺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回六百九十八丈故基在洛陽故城中宦官恐望見

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賢曰尚姓但名姓譜師尚父之後後漢有尚士尚子

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

升臺榭觀靈帝以尚但之言不敢復升臺榭誠恐百姓虛散也謂無愛民之心可乎使其以信尚但者信諸君子之言則漢

之為漢未可知也賢曰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毋高臺榭高臺榭則下叛之蓋因此以誑帝也復扶又翻下同及封譖徐

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詰去吉翻汝曹常言黨人欲為

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

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

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

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

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數所角翻强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

使中黃門持兵召强强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

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

强見召未不知所問而就外自屏賢曰自屏謂自殺也屏必郢翻有姦明

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

譏刺左右栩况羽翻上時掌翻下同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為內

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

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樂音洛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

郡辜權財利權古岳翻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

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

姓據宦者傳是時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簿埋宋典十一人皆為中常侍言十常侍舉大數也縣讀曰懸

考異曰范書宦者傳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十常侍未詳

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

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

頓首乞自致維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

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

有一人善者不不俯九翻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

收掠死獄中掠音亮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

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

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

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

為臨晉侯臨晉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上時掌翻陶為中陵鄉侯

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為司空 皇甫嵩朱雋

合將四萬餘人將即亮翻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軍雋與

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賢曰今許州縣故城在長葛縣西汝

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

邵陵縣屬汝南郡賢曰故城在今豫州鄧陵縣東敗補邁翻

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

波才圍

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

少詩沼翻

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

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芑乘城

賢曰芑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

使銳

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

間古竟翻呼火故翻

城上舉燎應之嵩從

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

陳讀曰陣

賊驚亂走會騎都尉

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

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操父嵩為中常

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

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頌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於惇為從父兄弟

操少機警有權數

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

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下同

世人未之奇也唯

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顥異焉

顥魚容翻

玄謂操曰天下將

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顥見

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

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許劭字子將許訓為

公見上卷熹平三年四年從才用翻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

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

有月旦評焉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嘗為郡功曹府中聞

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造七到翻曰我何

如人劭鄙其為人答操乃刦之劭曰子治世之能

臣亂世之姦雄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為世用天下亂則逞其智為時雄操大喜而

去曹操事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

上疏曰護軍司馬官為司馬而使監護一軍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

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尚書舜流共工於幽

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曠數檮戴大臨胤降庭堅仲容叔達

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愷舜臣堯流四兇族舉十六相明惡人

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

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

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

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

耳治直之翻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臣

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謂其黨歸順去其黃巾而復服時人之服也梟堅堯

翻梟夷謂梟斬而誅夷之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

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

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見賢遍翻長知兩翻夫孝子

疑於屢至即會母投杼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市虎成於二夫韓子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

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

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

郵之戮矣自起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八年復扶又翻郵音尤陛下宜思虞舜四罪

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

其疏而惡之惡鳥路翻燮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

識燮言賢曰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張曼成屯宛

下百餘日宛於元翻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行下孟翻財計盈給

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

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為交阯刺史京縣

屬河南尹琮祖宗翻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斂力瞻翻百姓

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

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蠲吉玄翻復音方目翻除也誅斬渠帥為大害者帥所類翻簡選良吏試

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

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翻

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

翟擊彭脫於西華

姓譜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為波水將軍子孫以為氏陽翟縣屬潁川郡西華縣屬汝南郡

賢曰西華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又曰在今潁水縣西北

並破之餘賊降散

降戶三郡

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西鄉侯

遷鎮賊中郎將

此因欲鎮安黃巾餘賊而置官

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

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

廣宗

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

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

之

垂幾也塹七豔翻

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

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

易以

盧中郎

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

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盧植先為北中郎將卓為東中郎將四中郎將始於此

巴郡

張脩以妖術為人療病

偽于

其灋略與張角同令病

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秋七月脩聚眾反寇郡縣



時人謂之米賊

考異曰范書靈帝紀有此張脩陳壽魏志張魯傳有劉焉司馬張脩劉艾典略有漢中張脩裴松

之以為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案魯傳云祖父陵父衡皆為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劉焉司馬張脩與魯同擊漢中魯襲殺脩非其父也今此据范書

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

蒼亭在東

郡范

獲其帥卜巳

帥所類翻

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

嵩討角

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

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曰安平以孝王

得紹封續得子也

國除初續為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

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續守藩不稱

稱尺證翻

損辱聖朝

不宜復國朝廷不從燮坐謫毀宗室輸作左校

校戶教翻

未滿歲王坐誅乃復拜議郎京師為之語曰父不肯

立帝

謂李固不肯立質桓二帝也

子不肯立王

冬十月皇甫嵩與

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

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

懈居證翻

乃潛夜勒兵雞

鳴馳赴其陳

陳讀曰陣

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

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

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下曲陽縣屬鉅鹿郡

以常山有上曲陽故此稱下復扶又翻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

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温卹士卒每軍行頓止

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爾如故此也

所嚮有功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河關枹罕

二縣皆屬隴西郡零音憐枹音膚 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

為將軍北宮以所居為氏左傳有衛大夫北宮文子孟子有北宮黶從才用翻 殺護羌校尉泠

徵賢曰泠姓也周有泠州鳩音零 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

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誘音酉任音壬 殺金城太守陳懿攻

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武威太守史失其姓名

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

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勳續漢志郡太守置丞一人

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  
敦徒門翻蓋徒盍翻

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

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

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驚也

賢曰繼繫也廣雅曰驚執也取其能服執衆鳥隼聳尹翻食讀曰飮

驚而亨之

亨讀作烹

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

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

為于偽翻

怨之如

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

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

阿陽縣屬漢陽郡

欲因軍事罪

之而勳數有戰功

數所角翻

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

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

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

穰苴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禦之令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夕時乃至穰

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於三軍

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

軍乎

監古銜翻

曾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誚讓章等以背叛

之罪

謂才笑翻背蒲妹翻

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

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

夏育於畜官

前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翻

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

晉時秦苻生葬姚弋仲於狐槃載記曰在天水冀縣

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

敗補邁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捍

衆曰

賢曰句就羌別種句音古侯翻種章勇翻滇音顛

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

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

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

上時掌翻

遂爲羌所執羌

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勳領

漢陽太守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復盛

類翻下同復扶又翻下同

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

等合兵圍之

宛於元翻璆渠尤翻

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

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

歷載乃能尅敵史記白起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破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

年拔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事燕昭王為上將軍伐齊入臨菑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儁討潁川已有

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將即亮翻兵家所忌

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

復據宛拒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

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並下同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執

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

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

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寇長知兩翻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

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

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傷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

西鄂縣屬南陽郡賢曰故

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

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

元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

黃巾交通上之

上時掌翻

上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亦不

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

中竹仲翻中傷也

遂傳下獄

翻下遐稼翻

會赦還爲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

被皮義翻楊

賜不欲使更楚辱

賢曰更經也楚苦痛更工衛翻

遣客謝之曰君以張

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量音良幸為深計賢曰深計謂令

自死諸從事好氣決者好呼到翻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

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辟毗亦翻

豈有乳藥求死乎前書王嘉傳何謂咀藥而死乳當作咀投杯而起出就檻

車既至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

論考異曰允傳云太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皆不為此官恐誤也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

城門災據續漢志蓋樂成殿門也城當作成五行志作樂城門劉昭曰南宮中門也中常侍張讓

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晦十錢說輸茂翻斂力瞻翻晦古斂字以修宮室

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晦而蝮

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註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其畝穀好者稅

取之蝮蝨子也傳曰冬蝮生此其言蝮生何上變古易常也哀公

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瀆則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

聖戒自蹈亡王之灋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

明

援于元翻

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

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

陸續事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四年

又詔發

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

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

中竹仲翻賈讀曰價

因復貨

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

刺史太守復增私調

復扶又翻調徒弔翻

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

分道督趣

騶側尤翻趣讀曰促

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

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

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

賢曰諧謂平定其價也

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

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



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被皮義翻稱尺證翻

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

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為于偽翻以朱儁

為右車騎將軍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

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

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

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蝥之徒不可勝數

朱儁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氏根賢註曰左傳曰于思于思杜預云于思多須之貌騎白馬者為張白騎大聲者稱雷公大眼者為大目

左髭文八作左髭丈八校戶教翻騎奇寄翻畦息隨翻蝥才由翻勝音升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

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瘿陶瘿於鄆翻牛角中流矢

中竹仲翻且死令其眾奉飛燕為帥帥所類翻改姓張飛燕名

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趨丘妖翻山谷寇賊多附

之部眾浸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杜佑曰衛州衛縣漢朝歌縣也紂都朝歌在今

縣西縣西北有黑山

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被皮義翻朝廷不能討燕

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

降戶江翻

遂拜燕平難中郎將

難乃旦翻

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司徒

袁隗免

隗五罪翻

三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烈寔之從

兄也

崔寔作政論從才用翻

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

園而得之

賢曰阿保謂傳母也余謂阿母保母也

段熲張温等雖有功勤名

譽

頌古迴翻

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

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

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

賢曰靳固之也居焮翻

程夫人

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

知姝邪

賢曰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姝春朱翻

烈由是聲譽頓衰北宮

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

之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

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

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

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

曰噲可斬也事見十二卷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

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高祖以將軍酈商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世宗

拓境列置四郡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太初元年置酒泉張掖郡四年以休屠王地為武威郡後元年

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斷丁管翻今牧御失和使

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為于

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

虞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夷狄之人左衽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

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

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夏四月庚戌大雨雹

兩于具翻五月太尉鄧盛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

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

侯

秋七月三輔螟

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

皇甫嵩之討張角

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

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

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

千

綬音受

八月以司空張温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

爲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爲破虜將軍與

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温 九月以特進楊賜爲司

空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光祿大夫許

相爲司空相訓之子也

建寧二年許訓爲司徒

諫議大夫劉陶

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

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

河東東南至維陽五百里耳

民有

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

孤危

車騎謂張温也

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

數所

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

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

復扶又翻

大較言天

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

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

疾害聖政專言妖孽

妖於驕翻孽魚列翻

州郡不上

上時掌翻

陶何緣

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

急

下遐稼翻掠音亮

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

仁為輩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今上殺忠謬之臣下

有憔悴之民

悴秦醉翻

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

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温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

美陽縣屬扶風賢曰在今雍州武功縣北

杜佑曰美陽本前漢頻陽縣

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温與戰輒不利

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

章遂走榆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杜佑曰蘭州治五泉縣漢榆中故城在今縣東

温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

參軍事之官始見於

此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温軍事時孫堅亦為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說輸芮翻斷丁管翻下同

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

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

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

重直用翻

温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

零音憐羌胡圍卓於

望垣北

望垣縣屬漢陽郡陳壽三國志曰望垣峽名

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

中立隄以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

賢曰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

比賊追之比必寐翻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温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

孫堅前耳語謂温曰耳語附耳而語也卓不怖罪怖普而翻而鴟張

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灋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

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

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

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

沮軍疑衆二罪也沮在呂翻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

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

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垂意猶言降意也斷丁蘭翻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

人堅遂出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

繒帛物積堂中賢曰物滿也復藏寄小黄門常侍家錢各

數千萬復扶又翻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故封河間解瀆亭侯觀古玩翻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夏戶雅翻殺南陽太守秦頡

庚戌赦天下 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

拜張温為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温 以中常侍趙忠

為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

忠曰甄之入翻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傅燮字南容不侯事見上年

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

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燮延謂燮

曰南容少答我常侍少詩沼翻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

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

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九月今從范書

帝使鈎盾令宋典脩南宮玉堂南宮有玉堂殿又使掖庭令

畢嵐鑄四銅人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賢曰銅人列於倉龍玄武闕外

鐘懸於雲臺及玉堂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

入宮賢曰天祿獸也案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



閭亦因獸以立名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賢曰

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桶以氣引水上也車尺遮翻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

慈斬之 車騎將軍趙忠罷 冬十月武陵蠻反郡

兵討破之 前太尉張延為宦官所譖下獄死 十

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徵張溫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

中牟縣屬河南尹賢曰今鄭州縣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

苗為車騎將軍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

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

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百官志州刺史置從

事史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球通姦利士民怨之

曹從事為治中從事主州選舉及眾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

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  
合之衆上下未和 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

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賢曰挺解也又緩也必謂我怯

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

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

駕反應賊別駕從事刺史行部則奉引錄衆事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

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

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

里傳燮北地靈州人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

大人不容於朝朝直遙翻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

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

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殷紂暴

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食祿又欲避其難乎難乃曰翻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

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

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客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即幸而生男吾奉之

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公宮朔妻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

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他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攻殺杵臼并兒然趙孤兒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景公乃

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

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帥所燮類翻

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

兵臨陳戰歿說輸芮翻為于偽翻陳讀曰陣考異曰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范書耿鄙司馬

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

三輔 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烈為太

尉 五月以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為

司空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

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温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

孫瓚將之涿郡治涿縣瓚藏旱翻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逋縣音義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讀

將亮翻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

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薊音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

公綦復姓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眾至十餘

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故城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

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

位敕公卿奉迎 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區

侯翻姓也又如字考異曰眾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為

長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為堅以長沙兵討董卓張本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為太尉 十

二月屠各胡反屠各胡即匈奴也屠直於翻是歲賣關內侯直五

百萬錢

前太丘長陳寔卒

長知兩翻

海內赴弔者三萬

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

也判分也

也剖析而見正理也

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

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

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先悉薦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卷之五十八

禮儀大會未證附錄文

公不為則家天以於於於朝印於於公德運於學實

公不為則家天以於於於朝印於於公德運於學實

公不為則家天以於於於朝印於於公德運於學實

公不為則家天以於於於朝印於於公德運於學實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一

一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於紫

宮

紫宮即太微也匡衡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宮也李蒲內翻

黃巾餘賊郭大等起

於河西白波谷

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理白波鎮無以此谷於孟津為河西

歟

寇太原河東

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

屠直於翻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

資治通鑑

五十九

漢紀

孝靈皇帝

一

中華書局聚

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

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阨

牧以交阨僻遠可以避禍也侍中廣漢董扶扶學圖讖何進薦之徵拜侍中私謂焉曰

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蔡邕月令章句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

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

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

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

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齊之分野晉書

天文志用後魏太史令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度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分屬兗州自氏五度至尾九度

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分屬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

吳越分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分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諏訿於辰在亥衛分屬并州自奎五

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

於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分屬三河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  
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分扶問翻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

史卻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卻乞逆翻春秋晉大夫卻氏考異曰游書作卻儉今從陳壽

蜀志斂力贍翻聞音問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

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

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以焉為益州牧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

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魯恭王

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為幽州刺史民

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肆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

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肆羽鬼翻皆棄官隨焉入蜀詔發南匈奴兵

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

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建武中右部莫健日逐王比來降立為醯落尸

逐鞮單于右部醯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為種落之號醯馨今翻與屠各胡合屠直於翻凡十餘

萬人攻殺羌渠考異曰帝紀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

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於扶羅即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為亂晉之首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

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為太尉

樂音洛

六月罷 益州賊

馬相趙祗等起兵緜竹

緜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縣竹縣東

自號黃

巾殺刺史郤儉進擊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犍居言翻壞音怪

有眾數萬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

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

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郡國七大水 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

冀州刺史王芬坐

坐才臥翻

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

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

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

帝欲北巡河閒舊宅

帝先為解瀆亭侯有舊宅在河閒

芬等謀以兵徼

劫

徵讀曰邀

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

議郎曹操

以此謀告操蓋亦知操之為時雄矣

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

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

也

此等語豈常人所能及哉

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

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

者之易

易以歧翻

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

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

華戶化翻姓譜堯子

丹朱居陶丘其後氏焉

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

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

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

上時掌翻

不宜北

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

平原自殺

綬音受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

尉日磾融之族孫也

磾丁奚翻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

校戶教翻

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

姓譜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

虎賁

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

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

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

右校尉皆統於蹇碩

考異曰范書袁紹傳紹為佐軍校尉何進傳淳于瓊為佐軍校尉今從樂資山陽

公載記

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

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

空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空

以衛尉

條侯董重為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票匹妙翻樂音洛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復扶又翻

寇郡縣

望氣者以

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

厭一葉翻

乃大發

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

水經註穀水自白馬寺東南逕平樂觀在上西門外樂音洛觀古玩

翻

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

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爲陳

重直龍翻高居傲翻陳讀曰陣下同

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

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

賢曰擐貫也音宦介亦甲也

稱無

上將軍行陳三市而還

行下子孟翻市作答翻

以兵授進帝問討虜

校尉蓋勳曰

蓋古孟翻

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

曜德不觀兵

國語載祭公謀父之言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

昭果毅

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

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

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勳傳云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

考異曰

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已爲幽州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

蹇碩懼出勳

爲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爲

左將軍

復扶又翻

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

鈔楚交翻

詔騎都尉

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

屬國遼東屬國也賢曰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

城縣西南瓚藏旱翻

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

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

餘日糧盡眾潰士卒死者什五六董卓謂皇甫嵩

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

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

易以王歧翻

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

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眾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

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眾勿追

賢曰司馬兵法之言

嵩曰不

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

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

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為後獻帝初平二年卓怖嵩張本韓遂等

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

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衡工由是寢衰幽

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

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上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

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上時掌但

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瓚以石門

都尉拜降虜校尉降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

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

瓚有隙為後初平四年瓚殺虞張本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為太尉封容

丘侯容上縣屬東海郡考異曰袁紀二月己丑光祿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今從范書

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說輸帝從之

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

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 數所角翻 何皇后生子辯養

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 王美人生子

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

輕佻無威儀 佻初彫翻輕薄也 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

於蹇碩 屬之欲翻託也 丙辰帝崩於嘉德殿 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

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

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

從僂道歸營 廣雅曰僂疾也仕鑿翻 引兵入屯百郡邸 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

師謂之百郡邸者百郡總為一邸也 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

年十四 考異曰帝紀云年十七張璠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

后臨朝 朝直遙翻下同 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勃

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



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己陰規誅之

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

世貴寵袁安為司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逢為司空少子隗亦為三公是累世貴寵也而紹

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桀所歸信而用之才從

用翻復博徵智謀之士復扶何顥荀攸及河南鄭泰

等二十餘人以顥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百官志給

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

尚書事蓋前無定員至帝始定員數也顯魚容翻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

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

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

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

上閣省閣也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

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考異曰袁紀作郭豚九州春秋作郭勝今從何進傳故親

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

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

重票匹妙翻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

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塞猶遏也塞悉則翻董后忿

恚詈曰汝今轉張怙汝兄耶恚於避翻賢曰轉張猶彊梁也兄謂進也轉音舟吾

敕票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斷丁管翻何太后聞之以告

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

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夏戶雅翻惲於粉翻較讀曰權西省即謂永樂

司官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

以為故事也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

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怖普布翻考異曰

九州春秋曰太后憂懼自殺今從皇后紀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

皇帝於文陵賢曰在雒陽西北二十里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

陪喪又不送山陵大水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為

陳留王司徒丁宮罷袁紹復說何進曰復扶又翻說輸芮翻

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

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事見五十一

六卷建甯元年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謂進及弟苗也部曲將吏皆英

俊名士樂盡力命樂音洛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

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為于偽翻下同

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

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

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

事乎楚詞註曰楚楚鮮明貌詩曰衣裳楚楚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

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近其斬翻出納號令今不悉廢

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

遺

數所角翻下同遺于季翻

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

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

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

斷丁亂翻下同

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

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

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

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

驤虎步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

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

利器謂兵柄也

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

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

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

治直之翻

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

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

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據卓傳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蓋卽是年也卓上書

言所將惶中義從及秦胡兵將卽亮翻皆詣臣言牢直

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

慙腸狗態賢曰言羌胡心腸慙惡情態如狗也方言云慙惡也郭璞云慙怙急性也慙音芳列翻怙音芳于翻臣

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洪氏隸釋曰漢

靈帝建甯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

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上奏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

書拜卓并州牧爾璽氏翻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

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

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畜許六翻為于偽翻乞將之北州效力

邊垂將如字又卽亮翻之往也嵩從子酈說嵩曰從才用翻酈音歷考異曰袁紀作從子灑今

從范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

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

政亂被皮義翻度徒洛翻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

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嵩討王國時為督故

帥曰元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

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卓不釋兵為違命嵩擅討卓為專誅不如

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

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

師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為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侍御史

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馱馱於鹽翻若借之朝

政借子夜翻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

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斷丁亂翻誅除有罪誠不宜

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謂竇武之事可為殷鑒也

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

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易以進府掾王匡

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

太守橋瑁屯成臯瑁音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

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賢曰武猛謂其有武藝而皆以

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

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

薪去羌呂翻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潰癰雖

痛勝於內食言癰疽蘊結破之雖痛勝昔趙鞅與晉陽之

甲以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

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賢曰鳴鐘鼓請收

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

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言何后因宦官得進進

國家之事亦何容易易以覆水不收宜深思之水覆於

資治通鑑五十九 漢紀 孝靈皇帝 九 中華書局聚

復收言事發則不可收拾

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

澠彌充翻

而進更狐

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

南

河南周之王城去維陽不遠种音冲

邵迎勞之

勞力到翻

因譬令還軍卓疑有

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

靡翻

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邵

曷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

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

竇氏矣

復扶又翻

進於是以前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

斷

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斷丁亂翻

從事中郎王允

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

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

上時掌翻樂音洛觀古玩翻

太后乃

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唯留進所私人以

守省中諸常侍小黄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



曰天下匆匆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勸進於此時悉誅之也至于再三

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

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

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

私門唯受恩累世賢曰唯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離力智翻情懷戀

戀願復一入直復扶又翻下同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

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

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樂音洛

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

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賢曰欵音許勿翻此意何

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

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

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

詰去吉翻說文曰憤憤亂

也古對翻

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

敗

事見上卷光和中四年幾居希翻

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

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

亦大甚乎

種章勇翻

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

殿前

案百官志尚方有令丞而無監桓靈之世諸署令悉以宦者為之尚方監必亦置於是時也渠姓也左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

聘又衛有渠孔御戎

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

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

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

被皮義翻

欲引兵

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

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

衛瓘曰青瑣門邊青鏤也

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考異曰何進傳作九龍門今從袁紀

欲以脅出讓等讓等

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闈尚書闈即尚書門因

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將如字攜也挾也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數所具翻

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乃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

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

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

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即車騎也時苗為車

騎將軍為于吏士能為報讎乎偽翻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

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

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死者須古鬚字通紹因進兵

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庚午張讓

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穀門

位在子維城正北門也夜至小平津賢曰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

津平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從才用翻唯尚書盧植河

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漢官儀諸郡置五部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為掾

掾俞絹翻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

手劍斬數人又翻讓等惶怖怖普布翻下同义手再拜叩頭向

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

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

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共乘之至雒舍止雒舍地名在北芒之北辛

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

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陽西遠見

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

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將即亮翻卒讀曰猝

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

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

東都羣臣謂天子為國家

何却

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了曉解也

乃更與陳留王語

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

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

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昭甯失傳國

璽

為下獻帝初平二年孫堅得璽張本璽斯氏翻

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為執金吾

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

說輪茂翻董卓

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

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

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

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大陳旌鼓而

還以為西兵復至

復扶又翻

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

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

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

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會赦

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

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

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

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

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

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賢曰毒恨也董侯似可今欲立

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為當

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且爾猶言且如此也卓意欲廢漢自立紹曰漢家君

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北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

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

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敢然猶言敢如此也天下之事豈不

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

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

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縣所假司

東門位在寅賢曰雒陽城東面北頭門也縣讀曰懸逃犇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

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

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更工公卿

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賢曰抗高也昔霍光定

策延年按劍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有敢沮大議皆以軍灋從

事沮在呂翻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

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

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

請坐沮臥翻爲于僞翻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

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怖普布翻卓乃止但免植官

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

議甲戌卓復會羣僚於崇德前殿復扶又翻遂脅太后策

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

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

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言不敢出聲但鯁咽

而流涕也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踰迫永樂宮

跟子六翻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乃遷

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甯為永漢丙子卓酖殺

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

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

尸於苑枳落中落籬落也枳似棘多刺江南為橘江北為枳人以枳籬詔除公卿以

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乙酉以太

尉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賁侯襄賁縣屬東海郡應劭曰賁音肥董卓自



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傳知

戀翻郿縣屬扶風賢曰今岐州縣師古曰郿音媚

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為司

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為司徒 董卓率諸公上

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

擢用其子孫 自六月雨至於是月 冬十月乙巳

葬靈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 考異曰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

東案匈奴傳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為寇紀誤今從傳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

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 單于羌渠被殺事見上卷中平

五年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

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

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 鈔楚交翻 而兵遂挫傷復欲

歸國國人不愛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

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十一月

以董卓為相國漢自蕭何為相國後不復除拜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

履上殿 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

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

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

士以收眾望卓從之毖兵媚翻說輸茂翻考異曰范書云吏部尚書漢陽周琰侍中汝南伍瓊袁紀作

侍中周毖今從魏志及英雄記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顥等沙汰

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

處昌呂翻復就拜爽平原相復扶又翻行至宛陵宛陵縣屬河南尹在雒陽東遷

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

九十三日又以紀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寔

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

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

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

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佃為豫州刺史

佃音胃 考異曰九州春秋作

孔胃今從董卓傳

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

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將校謂中郎將校尉處昌呂翻

詔除光熹昭甯永漢三號

除三號復稱中平六年

董卓性殘

忍一日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

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自言非入臣之相其悖逆如此語牛倨翻相息亮翻

侍

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

擾龍姓也蓋古擾龍氏之後

立槓殺

之

過側瓜翻

是時雒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

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

剽匹妙翻

妻略婦女

不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咨

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

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

恩四世

袁安四世至紹

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桀以聚

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

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即拜

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浪翻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

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犇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

東歸過中牟中牟縣屬河南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

已被卓書被皮義翻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

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白中牟令也操至陳留散家財合

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

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郡國從事部

也勃海一郡遣部從事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東郡太守橋瑁瑁莫報翻詐作京師三公

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

兵解國患難企欺冀翻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

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

爲于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

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復扶又翻和戶臥翻冀

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

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考異曰范書魏志

俱有此事范書在舉兵之後魏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爲盟主馥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從魏志

### 孝獻皇帝甲

諱協諡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注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己故名曰協帝王

紀曰協字伯和蜀諡帝曰愍魏諡帝曰獻此從魏諡者以魏受漢禪爲正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

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

官號時卓挾天子紹等罔攸稟命故權宜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

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

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

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

屯酸棗

酸棗縣屬陳留郡音旨

後將軍袁術屯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衆各

數萬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

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

天之所啓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

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

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

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

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少詩照翻袁本初

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處昌

呂翻長知兩翻張邈字孟卓賢曰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孔

字公緒賢曰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

非公之儔也謂臨兵鋒而與敵入決勝負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

恃衆怙力將各碁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

進退也

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卓然關東諸將情能實不過如此

且山東承平日久民

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

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

從才用翻

而明公擁之

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

兇序姊翻似牛一角而青色身重千斤角重百

斤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

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

悅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

而莫敢言

畏其暴也

卓表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己副

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

望

孤負也

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

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

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

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

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

案石包讖當時緯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讖蓋時人附益為之如孔子閉房記之類宜徙都長安

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

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各胥怨昔

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更工衡翻歷年已久

百姓安樂樂音洛下同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

動必有糜沸之亂賢曰如糜粥之沸也詩云如沸如羹石包讖妖邪之書

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

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

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

滄海賢曰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易以歧翻安之甚難

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

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



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從千容翻相國豈樂此

邪樂音洛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

漢之執也謂秦漢都關中因山河形執以制天下卓意小解琬退又為駁議

駁北角翻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

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

尉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

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

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毖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

卓亦悔殺瓊毖乃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復扶又翻卓

徵京兆尹蓋勳為議郎蓋古盍翻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

三萬屯扶風潘岳關中記曰二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

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

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

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說輸芮翻帥所類翻袁氏逼

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嵩前不能從兄子鄺

之言今又不從衍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

卓以勳為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

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刀為于

偽翻折之舌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

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勳忠直之士時卓方謀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為言據國語楚左史

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傲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

道我及其沒也謂之歡聖武公勳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為丁耳況如卿者而欲杜

人之口乎卓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

下此二月事也陽城縣屬潁川郡悉就斬之駕其車重重直用翻載其婦女以

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

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

女與甲兵為婢妾

甲兵謂甲兵之士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

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

音勝

升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

蹈藉藉慈夜翻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

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

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

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

先從足起 二月乙巳車駕入長安

考異曰袁紀作己巳今從范書

居京兆府舍

師古曰三輔黃圖曰京兆府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後乃稍葺宮室

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

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

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朝直遙翻

董卓以袁紹之

故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

十餘人

尺口謂嬰孩也

初荊州刺史王叡

裴松之曰叡晉太保祥伯父也

與長

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

零桂零陵桂陽也

以堅武官言頗輕

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

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

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

上時掌翻

堅

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

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

據吳錄資

直者衣資之直也

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

堅曰被使者檄誅君

被皮義翻

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

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陶弘景曰生金有毒不鍊服之殺人

堅前至南

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

斬之

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以誘之

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

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

考異曰范書術傳

二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

刺史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

道路梗塞縱子容翻塞悉則翻表單馬入宜城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

賢曰宗黨共為賊各擁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

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焉於虔翻蒯良曰眾不附者仁不

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

之如水之趣下趣七喻翻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

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帥所類翻下同若使

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

州之人有樂存之心樂音洛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

襁居兩翻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

檄而定

郡國志荊州部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七郡漢官儀以章陵足為八郡

公路雖至無

能為也

袁術字公路

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

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

誘音酉帥所類翻

遂徙治襄陽

荊州刺史本治武陵

漢壽襄陽縣屬南郡

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荊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為劉表專制荊州

張本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

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

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

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

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

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

班志汴水

在滎陽西南

遇卓將玄菟徐榮

菟同都翻

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

中所乘馬被創

中竹仲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

受

從才用翻

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

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以易

翻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

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為于偽諸君能聽吾計

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勃海謂酸棗諸將守成

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塞悉則翻使袁將軍

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此謂袁術也丹水及以震三

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

誅逆可立定也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今兵以義動

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

乃與司馬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

屯河內從袁頃之酸棗諸軍食盡眾散劉岱與橋瑁

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

起兵討董卓姓譜周武王封神農之務及諸將西行務進兵

後於焦後以國為氏

及諸將相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

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犇北未嘗接風塵交

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好呼到翻入見其人清談干雲

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之和病

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夏四月以幽

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塞悉則翻信命竟不得通先

是幽部應接荒外荒外言荒服之外也先悉薦翻資費甚廣歲常割青

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調徒平翻時處處斷絕委輸不

至委於偽翻輸春遇翻而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

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

易漁陽舊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

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温郵為安立生業難乃日翻為于偽翻流

民皆忘其遷徙焉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



以光祿大夫种拂為司空拂邵之父也 董卓遣大

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

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毋班吳脩

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 瓌工回翻 異曰謝承後傳

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班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

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

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詔又云恚卓遷怒自相乖忤疑非班書今不取 袁

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董卓壞五銖錢 賢曰

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孔穎達曰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錢邊作五銖字壞音怪

更鑄小錢 更工 衡翻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

馬之屬以鑄之 銅人秦始皇所鑄也賢曰鐘虞以銅為之前書音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附以

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名

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置於金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援亦進銅馬虞音巨 由是貨賤物貴穀石

資 洽 通 鑑 五十九 漢紀 孝獻皇帝 三 中華書局聚

至數萬錢 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

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

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坐才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

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

不敢攻而還 王匡屯河陽津河陽津 即孟津董卓襲擊大

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

宜省去以遵先典從之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德可宗故去之去羌呂翻 考異曰袁

紀在明年今從范書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

於董卓卓以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

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語牛倨翻姓譜柳本自魯孝公子子展之

孫以王父字為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因為氏 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正耳於是

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

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

制郊祀天地藉田

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藉人力以

成歲功故謂之帝藉臣瓚曰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藉謂踏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千畝藉秦音翻

乘鸞

路設旄頭羽騎

羽騎羽林騎也

###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